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430459

10位ISBN编号：7510430453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朱自清

页数：227

字数：16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半亩荷塘留清梦&gt;&gt;

## 前言

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，写了一篇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；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，第三项说：白话散文很进步了。

长篇议论文的进步，那是显而易见的，可以不论。

这几年来，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，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“小品散文”。

这一类的小品，用平淡的谈话，包藏着深刻的意味；有时很像笨拙，其实却是滑稽。

这一类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彻底打破那“美文不能用白话”的迷信了。

胡先生共举了四项。

第一项白话诗，他说“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”；第二项短篇小说，他说“也渐渐的成立了”；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，他说“成绩最坏”。

他没有说哪一种成绩最好，但从语气上看，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。

现在是六年以后了，情形已是不同：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，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，但是太需缓了；文坛上对于它，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。

胡先生那时预言，“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”，现在看看，似乎丝毫没有把握。

短篇小说的情形，比前为好，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。

戏剧的演作两面，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，这令人高兴。

最发达的，要算是小品散文。

三四年来的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，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，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。

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。

《东方杂志》从二十二卷（一九二五年）起，增辟“新语林”一栏，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。

夏丏尊、刘薰宇两先生编的《文章作法》，于记事文、叙事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而外，有小品文的专章。

去年《小说月报》的“创作号”（七号），也特辟小品一栏。

小品散文，于是乎极一时之盛。

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“复胡适的信”（《真美善》一卷十二号）里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：“第一是小品文字，含讽刺的，析心理的，写自然的，往往着墨不多，而余味曲包。

第二是短篇小说。

……第三是诗。

……”这个观察大致不错。

但有举出“懒惰”与“欲速”，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，那却是不够的。

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：所谓“懒惰”与“欲速”，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；它的原因，其实更来得重要些。

我们知道，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；散文的发达，正是顺势。

而小品散文的体制，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；只精神面目，颇不相同罢了。

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，如序跋、书牘、赠序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、哀祭七类中，都有许多小品文字；陈天定选的《古今小品》，甚至还将诏令、箴铭列入，那就未免太广泛了。

我说历史的原因，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，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。

胡先生说，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，“可以打破‘美文不能用白话’的迷信”。

他说的那种“迷信”的正面，自然是“美文只能用文言了”；这也就是说，美文古已有之，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。

周先生自己在《杂拌儿》序里说：……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，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，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，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，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，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，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。

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，可以说是二元的，而他们则是一元的，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……以前的人以为文是“以载道”的东西，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；现在

## &lt;&lt;半亩荷塘留清梦&gt;&gt;

则又把它统一了，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，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，或是闻了道。

……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——与明代的有些相像，正是不足怪的，虽然并没有去模仿，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，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，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。

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，颇为扼要，且极明通。

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，在旧来的散文学里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。

但我们得知道，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，还是外国的影响，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。

我们看，周先生自己的书，如《泽泻集》等，里面的文章，无论从思想说，从表现说，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？

——至多“情趣”有一些相似罢了。

我宁可说，他所受的“外国的影响”比中国的多。

而其余的作家，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，像鲁迅先生、徐志摩先生。

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，详细节目，原要由各人自定；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，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。

但你要问，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，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，倒是诗、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？

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。

这反动原是好的，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，你看，它们支持了几年，终于懈弛下来，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。

这种现象却又是健全的；要明白此层，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。

分别文学的体制，而论其价值的高下，例如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里所做的，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，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；浅学的我，不敢赞一辞。

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，但从一般见地说，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，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。

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、小说、戏剧相比，便可见出这种分别。

我们可以说，前者是自由些，后者是谨严些：诗的字句、音节，小说的描写、结构，戏剧的剪裁与对话，都有种种规律（广义的，不限于古典派的），必须精心结撰，方能有成。

散文就不同了，选材与表现，比较可随便些；所谓“闲话”，在一种意义里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。

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，与诗、小说、戏剧，有高下之别。

但对于“懒惰”与“欲速”的人，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。

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。

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，还当从纯文学下手，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；所以说，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。

——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，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，至少和散文学一样！

但就散文论散文，这三四年的发展，确是绚烂极了：有种种的样式，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，批评着，解释着人生的各面，迁流蔓延，日新月异；有中国名士风，有外国绅士风，有隐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

或描写，或讽刺，或委曲，或缜密，或劲健，或绮丽，或洗炼，或流动，或含蓄，在表现上是如此。

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，是个平凡不过的人。

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，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。

我写过诗，写过小说，写过散文。

二十五岁以前，喜欢写诗；近几年诗情枯竭，搁笔已久。

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《战争》，说我不能做抒情诗，只能做史诗——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。

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，便越发懈怠起来。

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。

现在翻出来看，《笑的历史》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，材料的拥挤，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；《别》的用字造句，那样扭扭捏捏的，像半身不遂的病人，读着真怪不好受的。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，不用说长篇，就是短篇，那种经济的、严密的结构，我一辈子也学不来！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，使它们各得其所。

至于戏剧，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。

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。

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，而又不免有话要说，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；凭你说“懒惰”也罢，“欲速”也罢，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。

这本小书里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。

其中有两篇，也许有些像小说；但你最好只当做散文看，那是彼此有益的。

至于分作两辑，是因为两辑的文字，风格有些不同；怎样不同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。

关于这两类文章，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。

郢看过《旅行杂记》，来信说，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，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，而模仿是要不得的。

这其实有些冤枉，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。

他后来看了《飘零》，又来信说，这与《背影》是我的另一面，他是喜欢的。

但火就不如此。

他看完《踪迹》，说只喜欢《航船中的文明》一篇，那正是《旅行杂记》一类的东西。
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。

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，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，便怎样写了。

我意在表现自己，尽了自己的力便行；仁智之见，是在读者。

朱自清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北平清华园

## 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### 内容概要

本书收录了朱自清先生的46篇经典散文。这些散文在内容上或是写亲友间的交往、家庭里的琐事，或是写真实的见闻和感受，或是发表真实的议论，虽然题材上较为狭窄，但是思想内涵极为丰富，包含了作者对社会与时事的思索以及对生活的独特理解。书中作品构思精巧，文笔秀丽，语言质朴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面貌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可读性。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作者简介

朱自清，原名自华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，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、散文家、诗人。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1931年至1932年之间留学英国，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等大学任教。

1948年因病逝世，享年50岁。

朱自清一生著述丰厚，包括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学术研究著作等多个方面，约二百万字。其中，他的散文成就最大，历来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代表，体现了“中国传统美学的温柔敦厚之美”。主要作品有诗与散文合集《踪迹》，散文集《背影》、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你我》及文艺论著《诗言志辨》、《论雅俗共赏》。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编 流光正徘徊

匆匆

春

歌声

背影

阿河

哀韦杰三君

飘零

白采

荷塘月色

《梅花》后记

儿女

我所见的叶圣陶

给亡妇

冬天

择偶记

《忆》跋

新年的故事

第二编 行走与游思
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
温州的踪迹

航船中的文明

扬州的夏日

看花

南京

春晖的一月

白马湖

松堂游记

初到清华记

外东消夏录

飞

南行杂记

第三编 异域的弦歌

威尼斯

佛罗伦司

罗马

滂卑故城

瑞士

荷兰

柏林

莱茵河

三家书店

文人宅

博物院

加尔东尼市场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吃的  
乞丐  
圣诞节  
房东太太



## &lt;&lt;半亩荷塘留清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白采盛暑中写《白采的诗》一文，刚满一页，便因病搁下。

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，说白采死了，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。

他只有一个人：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，有文稿、旧体诗词稿、笔记稿，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，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！

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，茫然若失了一会儿；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，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，也未免太惨酷了些——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。

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。

他的历史，他的性格，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，但在他生前，是绝少人知道的；他也绝口不向人说，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。

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，自然是落落寡合了；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。

“不打不成相识。

”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。

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。

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，并嘱我作序。

那时我在温州，他在上海。

我因事忙，一搁就是半年；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。

我很懊悔我的徐缓，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。

正在这时，平伯转来自采的信，短短的两行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：又附了登在《觉悟》上的小说《作诗的儿子》，让我看看——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。

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，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，详述事件首尾，向他辩解。

信去了便等回信，但是杳无消息。

等到我已不希望了，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；在我看来，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。

我只能以“岂能尽如人意？

但求无愧我心！

”自解，听之而已。

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，却和他常通函札。

平伯来信，屡屡说起他，说是一个有趣的人。

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。

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，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《羸疾者的爱》给我看。

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，读了一遍，觉得大有意思。

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，他是一个有趣的人。

我又和平伯说，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。

后来平伯来信，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，他颇以为然。

我当时还和平伯说，关于这篇诗，我想写一篇评论；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。

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；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，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。

我回信答应他，就要做的。

以后我们常常通信，他常常提及此事。

但现在三年以后了，我才算将此文完篇；他却已经死了，看不见了！

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。

天啊！

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，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？

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，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。

有一回我到上海，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：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。

但不幸得很，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，我们只好嗒然而归。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：有一次谈起白采，他说他姓童，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；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，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。

那'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，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；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，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。

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，据我看，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。

又从他的遗札里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；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，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，也未可知。

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，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。

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，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。

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。

这一天，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；我从早上等了好久，还没有音信。

正预备上车站，白采从门口进来了。

他说着江西话，似乎很老成了，是饱经世变的样子。

我因上海还有约会，只匆匆一谈，便握手作别。

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“短小精悍”，却是一句有趣的话。

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，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！

## 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半亩荷塘留清梦》中作品构思精巧，文笔秀丽，语言质朴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面貌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可读性。

<<半亩荷塘留清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